

文学圆桌

吴风越雨

个人风格达到公共性的最大化 以李少君的诗为例

袁恬 文 |

我们常说“修辞立其诚”，“诚”对修辞而言是最重要的考验。而李少君的诗在非修辞化的意义上，走向了另一个方向的诚恳。白描在李少君的诗歌中是一种常见的语言风格。我在这里所说的“白描”并不是指完全排除修辞，而是一种不把修辞作为瞄准点、作为诗意提升主要手段的整体语言倾向。他的诗里不是没有修辞，而是有意识地几乎只运用最简单的、连小学生都可模仿的譬喻、排比等，如“春风的和善，每天都教育着我们/雨的温润，时常熏陶着我们”（《江南》）。这并非语言不成熟的表现，而是一种有意识选取的语言策略——他从不试图在修辞上制造任何阅读难度。试举《抒怀》为例：

树下，我们谈起各自的理想
你说你要为山立传，为水写史
我呢，只想拍一套云的写真集
画一幅窗口的风景画
（间以一两声鸟鸣）
以及一帧家中小女的素描
当然，她一定要站在院子里的木瓜
树下

可以看到，诗中不是没有修辞，但诗歌力量的推进全然不依赖于修辞。在逻辑连贯、自然展开的日常语言中，便实现了诗意。

一些年轻诗人的诗在书写个人情绪时，容易陷入私人化，其复杂晦涩的修辞令读者费解。李少君的语言风格堪称达到了公共性的最大化，使得再低龄、再缺乏阅读经验的人，也可以毫无障碍地进入这些足够开放的诗歌。

白描的特点在于日常、克制和中立。与白描相反的两个极端，一种是用

高度修辞化、象征化的语言筑造整首诗，以勒内·夏尔为例，他的诗之晦涩是因为“一种高度集中的形象，一种强烈的光线”使他的诗远离了那可为我们所理解的透明度（参见加缪《勒内·夏尔》）。另一种是非详确、非完整、高度跳跃性的语言，以翁加雷蒂“打捞词语”的短句诗为例。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，此处绝非要将它们判分高下，而是要指明，用白描和用修辞化语言的写作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，打开的是殊异的艺术空间。

白描所创设的世界，好像只是在描述客观的东西，却带来了震撼人心的效果。因为在说出一些富有经验深度的事情时，白描往往是最有效的办法。这种语言拨开了诗歌漂亮的修辞色彩，使读者把注意力放在引发深思之事上。它能够清晰地表述事实，精准呈现经验的层次——这是中国现代诗往往被忽略的一个维度。

高密度的修辞并非诗歌之必需，对修辞在浓度上的选择和位置上的布置，恰是诗人富有经验的体现。一种我所欣赏的写作策略是“在口袋里保留一点隐喻的光芒，让诗歌不受过分的干扰继续向前流动”，正如玛丽·奥利弗所说，开头和结尾之间的能量、流动感、运动和完整性往往是更重要的（参见奥利弗《诗歌手册》）。

李少君的诗歌正是以十分平和的语调、“云淡风轻的定力”，最大限度地敞开了可共享的诗意感受。这种包容性和公共性在现时代是很有必要的，它预示了诗歌促进人类团结的可能，毕竟，现代诗的宗旨是“投入一项促进人类全面融合的事业”（圣-琼·佩斯）。

古树幽生石门村

王金大 文 |

慕名宜兴石门村已久，它距我老家十多公里，但遗憾的是，每次路过，总是与它擦肩而过。不久前，应好友蒋奇明邀请去石门村拜访文友吴新华，并观赏古树名木。我终于有机会走进石门村的深处，细细探究石门村的前世今生。

踏着久远的时光，轻叩古村的隽美。行迹所至，移步换景，那山、那村、那井、那树，虽历经岁月沧桑，但石门村的气韵依然旺盛。这气韵不仅来自村落的远古，更来自村里的名木古树。这个仅7.8平方公里，1680余人的村子，500年以上的古树名木就有数十株之多。

在吴新华陪同下，从国岭向北走，村庄依山就势，房屋沿路而建，人家傍涧而居，村东南的天顶山，山梁连着山峰，翠竹掩映，绿影婆娑，美不胜收。新华告诉我，石门村民以吴姓和张姓居多，祖上从浙江青田迁来，青田老家有石门洞，不忘故乡，将迁居地称作“石门村”。历经数百年，随着人口繁衍，村子不断扩大，虽有大户人家，然而历经战祸匪患，飞檐翘角、雕梁画栋的房屋早已焚毁无存，现存的老屋也不过百年，但遍布村子的古树足以说明石门村的古韵乡愁。由于村子离张渚镇很近，太华山里的民望、胥井、大涧、杭坑、新华、北川、横岭的村民去张渚做买卖，从国岭而下必经石门，石门又成了进出太华山的大门。

游走在村子里，映入眼帘的是国岭下坡处，矗立在村口路中央的那棵古银杏树。当年村里修路，村民造房，都没有舍得毁弃，而是在树四周加了围挡，房离树建，路避树修，人走车行，绕树而过。走近观看，树牌明示树龄800余年，树身需三四人合抱，目测树高约10多米，枝叶繁茂。离村道不远，一棵古银杏树居然从住家屋顶蹿出，直插晴

空，树房一体，令人费思。在我看来，每棵古树都有故事，人树同居的古银杏树，也一定隐藏着或许精彩或许平淡的人情世故。可以说，名木古树是石门村的招牌，一个村子里就有8株古银杏树，实属罕见。晚秋时节，银杏“黄袍”加身，把村子点缀成一道靓丽风景，定会令过往行人生出无尽的情愫。

从石门峒口往里走，不远处是张家祠堂，屋后平地上生长着3棵树龄500年以上的圆柏（桧柏）。古柏冲天而立，雄伟挺拔，枝叶繁茂，四季常青。巨大的树冠，密叶浓郁，如天然华盖。我守着其中一棵，专注地观察，粗粝的树干便开始讲述它的身世，疏密的枝叶开始讲述它的经历。树身底部有孔，孔内树体乌黑，被火烧过的痕迹清晰可见。古树燃烧有三种情况：一是遭雷击着火，二是人为着火，三是自燃着火。问新华才知道，树身原有一小孔，那年，古柏居然发生了自燃，因古柏树心已空，火沿着树心往上烧，把树顶部烧了个窟窿，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大烟囱”。树身高大，灭火困难，村民拿来旧棉絮浸湿堵住洞口，阻止风助火燃，然后用高压水泵从树顶向树心灌水，才将火彻底扑灭。在村民的悉心呵护下，这棵500余年的圆柏，遭劫难后又奇迹般活了下来，枝叶如盖，风采依然。我围着三棵古柏转了三圈，并向被火焚烧的那棵行了注目礼，以表我对它的敬畏。

村民爱树护树的意识，在石门村代代相传。在一农家屋前，有一株柏树很奇特，树身只剩三分之一，皮皱肉黑，依然挺立，顶部虽枝杈稀疏，但叶片翠绿，生机盎然，足见它年岁悠久，续写着自身传奇。面对这株残缺不全、顽强不屈的古柏，我肃然起敬，思绪万千。问新华，是遭雷劈的吗？他说不是。我深知，树也跟人一样，老了容易得病，天牛、蚜虫、白蚁、小蠹虫都会影响柏树的健康生长，严重时会使树死亡，这棵肢体残缺不全的古柏也许是病虫害所致。受“前榉后朴”种树习惯影响，村里许多民宅前后都能见到榉树和朴树，而且好多是高龄树。新华在新房建设时，保留了一样一朴两棵老树在院内，虽然多出许多建设费用，但他认为值。

石门村党支部书记吴军表示，石门村村级经济虽然比较薄弱，但是在古树名木保护上还是舍得付出的。在美丽乡村建设，村容村貌整治提升过程中，为古树名木体检、挂牌、安装避雷针，夏季炎热时为古树输液，该做的都在做。以古树名木保护为契机，思考和探求人与自然的关系，构建石门完整的自然生态，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。

古树是一部编年史。历史在典籍里叙说，在文物中体现，而活着的古树的树梢上、年轮间，承载的都是悠久历史。

片羽

五月的梦

何梅容 文 |

五月，母亲节梦见娘。满世界的葱绿，看她挑担走、荷锄走、空手走，四季一身泥走在长长的田埂上。

然后夜雨过后的晨光里，我大梦初醒。懵懵懂懂中听娘喜滋滋地说：“快点，我们去拗（读 à o）笋。”湿答答、滑溜溜的竹林里可能有蛇，路也不好走，等晴天。脑子里全是借口，我懒洋洋地不想走。娘说：“吃足了雨水，竹笋才会蹿出地面，笋子不等人。”果然，雨后的竹园里笋露尖了，蹿高了，顶着鹅黄色的芽尖在招呼，让人瞬间陷入“雨后春笋”节节高的场景。

娘说起儿时的趣事。有一晚，老屋里的棕绷床中间被一样硬物顶起来，躺着睡觉很不舒服。娘趴到床底下一看：天啊，是一根粗壮长成驼背的毛笋！原来，笋从墙基下穿过来，又在床底下破土而出。因为不见阳光，又是意外的收获，记忆里这毛笋烧咸菜特别特别鲜嫩。

挎着竹篮往山林钻，娘说：“扯笋要挑黄泥裹脚、青尖带露的，拇指和食指捏住笋身轻轻一旋，脆响过后便抓住带泥土的鲜嫩笋。”依样画葫芦，指尖掰笋的雀跃忘记了露水冷透布鞋的邈里邈远。“手里摸着笋壳，才知道春天真的来了”。

爱吃笋是山里人与生俱来的口味，闺女在城市长大，也传承了这嗜好，每次回老家，指明要吃外婆做的老笋。笋干在淘米水里浸泡、水煮轮番历练几

天，使之发软。几天后，等着肩荷长凳串街走巷的手艺人上门切水笋，用安装在凳子顶端的小铡刀，飞快地将叠起三五层的笋片切成极细的笋丝。五花肉、猪棒骨炖笋丝，慢工出细活，出锅前加蛋丝葱花，是老家山区吃席第一道菜。看着闺女趴在灶台边偷吃，被烫得直哈气，却舍不得放下筷子——原来有些味道，早在童年就长成了乡愁的模样。

“扬州鲜笋趁鲥鱼，烂煮春风三月初。”郑板桥诗中的“竹笋烧鲥鱼”是食笋的至高境界。不过我更爱吃笋块，新鲜的笋斩大块，在铁锅里炒至出水，再加冬咸菜的卤水焖透，香气夺人。大碗盛可以放开吃的快感，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是多么难得！全然忘记了“毛笋刮油水，多吃泛胃酸”的警告。这种大快朵颐的幸福在周作人的《闲话毛笋》里也有：“毛笋切大块，用盐或酱油煮熟，吃时有一种新鲜甜美的味道，这是山人田夫所能享受之美味。”

毛笋切片加黄豆，加酱油、白糖煮透，晒干后就是笋脯豆，这是佐酒美食。“灵山豆腐、庙下酒”，老家是乾隆皇帝钦定的酒乡。“一分酒，一分力。没有酒，做不了事。”酒乡人爱酒也好客，“酒缸满的，别担心酒。”端上笋脯豆，对着客人爽朗地笑，露出空瘪的牙床。那是我梦中娘的形象，鲜活温暖。



初夏

摄影 文达